

别利亚耶夫科幻小说系列 ·

СОБРАНИЕ НАУЧНО—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Х
СОЧИНЕНИЙ А. БЕЛЯЕВА

会飞的人

Ариэл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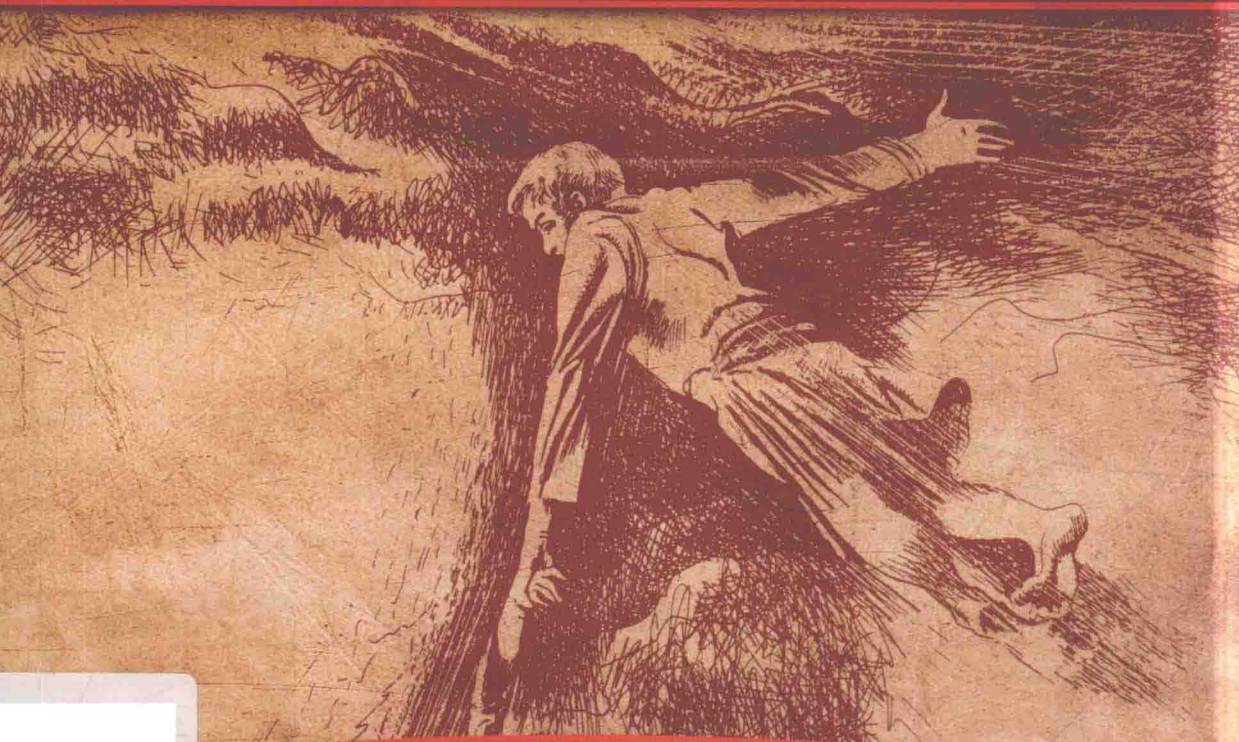
[苏] 别利亚耶夫 著
李毓榛 译

名家名著



孟庆枢 李毓榛 主编

幻客书系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别利亚耶夫科幻小说系列·

СОБРАНИЕ НАУЧНО—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Х
СОЧИНЕНИЙ А. БЕЛЯЕВА

孟庆枢 李毓榛 主编

会飞的人

Ариэль

[苏] 别利亚耶夫 著

李毓榛 译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会飞的人 / (苏) 别利亚耶夫著 ; 李毓榛译.

— 郑州 : 海燕出版社, 2016. 8

(别利亚耶夫科幻小说系列)

ISBN 978-7-5350-6845-3

I. ①会… II. ①别… ②李…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 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3814 号

策划编辑: 王茂森

责任编辑: 王茂森

责任校对: 刘学武 齐 笑

封面设计: 王 威

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

社址: 河南省郑州市北林路 16 号 (邮编: 450008)

电话: 0371-63834455

网址: <http://www.haiyan.com>

印刷: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4

字数 165 千字

版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让经典科幻作品给孩子们幻想增添正能量

（代前言）

我国进入了“新常态”的重要发展阶段。“新常态”的内涵丰富多彩，它的关键词是：创新。在这样的时代里，人的创造性思维就显得格外重要。

美国学者阿瑞提在《创造的秘密》中说：“具有创造基因的文化与潜在的创造个人是创造力的两个必要条件。”我们认为，优秀的科学文艺（特别是科幻小说）是具有创造基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潜在的创造个人则必然是富于想象力、锐意求新的人。这两者相辅相成。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优秀的科幻作家都是给人们，特别是给青少年插上翅膀的人，是人类前进中的加油者。儒勒·凡尔纳、威尔斯不就是这样的作家吗？

这样的作家可以开出长长的一列，我们向大家介绍的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就是其中值得重视的一位。

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1884—1942）是苏联的科幻小说大师。他出生于沙俄时代闭塞的外省城市斯摩棱斯克。由于“在这外省城市的偏僻闭塞中，使人的心灵唯一能有生气的出路只有幻想”的缘故，他从小耽于幻想，是儒勒·凡尔纳、威尔斯的科幻小说迷。他学习过法律、音乐，在十月革命后又多年从事儿童工作，和天真无邪、充满幻想的孩子在一起更加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世间的事物往往是偶然蕴含必然。他在童年时代由于幻想飞上天空，以孩童的幼稚从房上纵身跳入空中，其结果酿成了他在25岁时患病卧床不起的灾难，他整整三年被禁锢在床上，瘫痪威胁着他。他感到自己“只有一个没有身体的脑袋还活着”。这一突然的变故带给他异常的困难，也更激发他拼搏的毅力。他阅读写满拉丁文的医学和生物学书籍，翻阅各种刊物，病魔的肆虐倒更激活了他的想象力，最终使他走上了科幻作品创作之路。他从1925年发表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开始至逝世，在短暂的十几年时间里共创作了17部长篇科幻小说、几十个中短篇科幻作品，还有一大批反映他所生活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札记，其成就之大是令人赞叹的。

别利亚耶夫逝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我国译介他的作品始于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年代我们曾出过他的选集，为什么又把他的科幻小说全部译介呢？固然，从科学预见之方面来讲，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许多想象已成现实，他的作品不一定还能带给人们惊喜，昨天人们想得出的，瞬间就成了事实。但是，优秀的科幻小

说的魅力不仅仅在于科学的预见（当然，这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儒勒·凡尔纳当年的许多幻想就给后来的科学家以许多启示，甚至被称作现代科学的引路人），而且在于它蕴含的科学精神、不断探索的勇气、超越时代的深思、富有哲理的警世之言。别利亚耶夫的科幻作品正因为具有这样的品格，所以至今仍旧熠熠闪光，仍然能给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注入正能量，催他们上进，助他们拼搏。

如果说儒勒·凡尔纳的科学作品更注重科学性（有的研究者称作“硬科幻”），威尔斯的作品更注重社会性（有的研究者称作“软科幻”），那么，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小说正是两者得兼。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创作立足于坚实的科学基础，从不凭空臆造。他指出：“科幻文学家应该受过科学教育，他们不仅懂得学者所从事的工作，而且能预想到研究成果和可能的发展，而这是学者本人暂时也还没有看出来的东西。”他明确表示“苏联科学幻想作品的社会作用也应该具有确切的科学基础，如同其他科学技术领域一样”^①。为此，他的《水陆两栖人》中人的完善，重返人的第二故乡——海洋，《找回自己脸面的人》谈的人的肌体的改造，当今的科学已经将其相当程度地变成了现实。他的《跃入苍穹》（1993）、《太空船》（1935）、《盲目的飞行》、《康采星》（1939）正是基于苏联宇宙航行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研究成果而形成的作品。这些作品随着人类登上月球，并向火星和更广袤的宇宙进军而验证了它们的科学性。齐奥尔科夫斯基本人在看过这些作品之后曾写信给别利亚耶夫：“有一些人从事设想和

① 别利亚耶夫文集序言（孟庆枢译），译文载黄伊主编《论科学幻想小说》，第373页，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

计算，另一些人很好地证明了这些设计，而第三种人用小说的形式把它叙述出来，这些全部需要，全都可贵。”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齐奥尔科夫斯基也是“第一流的科学幻想家”（别利亚耶夫语）。在我们译介的这套作品里，从内容来说涉及人类战胜疾病、改造自然、改造自我的大胆幻想，对生物学、物理学、宇宙学、教育学、古人类学等诸多方面，作者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以他独特的想象力描绘了这些领域的未来世界，那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幻想世界会使人不忍释卷。

如前所述，别利亚耶夫科幻小说的更大魅力在于他在作品中所体现的深邃哲理思考。它们都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结合基础上的（哲理本身的特点也在于此），是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认真反思。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穿透力，让你回味无穷。

他的许多名篇都反映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必须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才是幸福，否则就是灾难。

在长篇小说《世界主宰》里，那个妄图主宰世界的施蒂涅尔企图用思想发射装置达到操纵人的思想、感情和灵魂的罪恶目的。在他身上不是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独裁者，包括世界上一些邪教头目的真实面孔吗？《水陆两栖人》中的伊赫江德尔何罪之有？他希求的不过是一个人起码的自由，甚至是远离尘嚣，重返海洋，与海豚、鱼类为友的自由。然而，恶势力要把他作为聚敛珍宝的工具，达不到这一目的就将他置于死地。他只好永远消失在茫茫的海洋……

《永生粮》《找回自己脸面的人》也蕴含着同样的道理。人类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决不能偏离正确的航道。解铃还须系铃人。命运

就掌握在人类自身。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人类更需要对这一重大问题认真思考。

科学幻想小说从总的来说是文学作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它又是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的一个独特品种，它既要具有文学作品的共性，又有它的个性。这在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小说中体现得很鲜明，同时达到了很好的统一。鲁迅当年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说，科学小说“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达到“析理谭玄”之妙，恐怕指的也是如此。纵观别利亚耶夫的作品，无不具有情节生动、扣人心弦的艺术特点，不要说他的长篇，如《水陆两栖人》等早有定评；连他的短篇《在深渊上》（已选入我国高校儿童文学作品选）、《雪人》等也都脍炙人口。任何读者都会为他的奇拔的想象力、高超的艺术手笔所倾倒。这也是他的作品盛传不衰的又一原因。

别利亚耶夫的作品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作品的基调是关于人类幸福的崇高理想。他在作品里弘扬正义，揭露、鞭答各种形式的压迫，相信、赞美人的尊严，相信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坚信人类美好的明天。这也是我们此次把他的优秀作品结集出版的动因。

诚然，别利亚耶夫的作品毕竟是半个世纪之前的创作，许多新的科学预见、幻想不可能进入他的头脑（这证明科幻作品也离不开生活）。如果从这方面来讲，新的科幻作品可以作为它们的继续和补充。当然，有个别篇章，如《沉船岛》的个别描写也未必得当，但这毕竟瑕不掩瑜。

应该指出的是，别利亚耶夫的作品在苏联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当时，他的有些作品曾受到冷漠和愚蠢的指责。有些人用世

俗的、粗野的眼光挑剔他的作品。别利亚耶夫的遭遇也部分地反映了科幻小说的命运。

在我国，如何给科幻小说一个正确的位置，仍是一个重要课题。随着《三体》荣获雨果奖，重振科幻之日已经到来。我们认为，优秀经典科幻作品被中国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读者接受、喜爱之日，将是新一代素质进一步提高之时。尽管提高新一代的素质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无视、轻视优秀科幻作品的作用肯定是不利的。科幻作品在尊重科学、破除迷信、培育创新驱动上会发挥独特的作用。但愿这套书能为这一事业增砖加瓦。

在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海燕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王茂森编辑及各位译者的通力合作，在此谨致衷心谢意。

孟庆枢 李毓榛

2016年6月1日

一、层层地狱^①

阿里埃尔^②坐在矮窗前的地板上，他的房间就像僧侣的禅房，一张桌子，一个方凳，一张床和屋角里的一张草席，这便是他全部的家具。

窗口朝着安安静静、死气沉沉的内院。这里既无花草，也无树木，全是细沙和碎石，就像被四面监狱般的高墙围起来的沙漠的一角。阴沉沉的大楼，墙高而窗小，棕榈树冠覆盖着大楼的平顶，周围却是浓荫蔽天的校园。一道高墙把校园同外部世界隔绝了。

只有教员和训导员那从容不迫的脚步踩着碎石的沙沙声，才打破这死气沉沉的寂静。

学生从世界各地来到马特拉斯^③的丹达拉特学校，也同阿里埃尔一样，住在十分简陋的房间里。他们之中既有八岁的儿童，也有成年的姑娘和男子。他们组成一个大家庭，但是在他们极少的低语交谈中，在他们眼神中，丝毫没有友爱和依恋，没有相见的欢乐和离别的痛苦。

这些感情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被教师和训导员千方百计地根除了。训导员和教师有印度教婆罗门、催眠师和欧洲人，大部分是英国人，还有新派通灵术师。

阿里埃尔穿着一件粗布短袖衬衫，脚上连双凉鞋也没有。

这是一个十七八岁浅色头发的高个少年，但是他脸上的神情有时还显得更小一点：他那双浅灰色的眼睛看人时总带着天真无邪的神情，虽

①这里暗指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的《神曲》。《神曲》分三部：《地狱》《炼狱》和《天国》。但丁描写的地狱共分9层。

②这个名字来源于古代东方神话。在中世纪的传说中阿里埃尔是空气之神。

③印度南部的港口城市。

然他那高高的脑门上已有清晰的皱纹，就像颇经世事、思虑甚多的人那样。他的那双眼睛和头发的颜色表明他是一个欧洲人。

阿里埃尔的面容是端端正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脸型，现在他的面容一动不动，好像一副面具似的。

他漠然地望着窗外，那呆呆的目光表明他已陷入了深沉的思考。

事实也正是如此：班主任恰拉卡要阿里埃尔每天晚上都对一天的事情进行反省——回顾从太阳升起到太阳下山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检查自己对待这些事情的态度，检查自己的思想、愿望、行为。阿里埃尔必须在睡觉之前进行汇报——在恰拉卡面前忏悔。

夕阳照耀着棕榈树顶和满天飞奔的浮云，刚刚下过一场雨，一股温暖湿润的清风从院子里吹进禅房。

这一天有些什么事呢？

阿里埃尔像平常一样，天一亮就醒来了。洗漱，祈祷，在食堂吃早饭。在厚厚的木托盘里放上几块叫“卢齐”的面饼，一把完全不能吃的炸花生，还有一陶罐清水。

训导员萨季亚像平常一样，那沉重的目光扫视着一个又一个学生，对他们说，他们吃的是香蕉和美味的糖切糕，喝的是浓牛奶。学生们在这种暗示的授意下，高高兴兴地吃掉给他们的全部食物。只有一个新来的男孩，尚未适应这种集体催眠术，问道：“哪里有香蕉？哪里有切糕？”

萨季亚走到新来的学生跟前，抬起他的下巴，看了看他的眼睛，命令似的说：“睡觉！”随后他又重复了一遍暗示，此后这个新学生也把花生当作香蕉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你为什么围着围巾？”另一个训导员问一个八九岁的女孩，这个训导员是个印度教徒，剃了光头，留着大黑胡子。

“我冷。”她回答道，并怕冷地缩起肩膀，她正在害疟疾。

“你热，马上把围巾摘下来！”

“噢哟，真热呀！”女孩一边摘围巾，一边喊道，并且用手在额头上抹，好像在擦去汗水似的。

萨季亚拉长声调教训起来：“作为学生，对于冷热疼痛，应该无知无觉，精神应该战胜肉体！”

孩子们静静地坐着，他们的动作都是懒洋洋的，无精打采。

早饭开始时问香蕉在哪里的那个男孩，突然从身旁的同学手里抢了一块面饼，高声大笑着塞进嘴里。

萨季亚纵身一跳就到了捣乱者身边，一把揪住他的耳朵，男孩大声哭叫起来。面对这样闻所未闻的破坏纪律的行为，所有孩子都仿佛麻木了似的，欢笑和眼泪早被这所学校根除了。萨季亚一只手抓住男孩，另一只手拿起大陶罐，男孩一下子老实了，手和腿直打哆嗦。

阿里埃尔可怜起这个男孩来。

为了不显露自己的感情，他低下了头。是的，他非常可怜这个八岁的孩子。但是阿里埃尔知道，对同学表示同情，这就是犯了大罪，必须向训导员恰拉卡表示悔过。

“要表示悔过吗？”这个念头一闪现，阿里埃尔就把它压下去了，即使在自己的思想中他也习惯于谨慎的掩饰。

遵照萨季亚的命令，一个听差把头顶陶罐的男孩带走了。早饭在一片鸦雀无声中结束。

这天早饭后有几个毕业的青年男女即将离开学校。

阿里埃尔对即将离校的一个黑面皮大眼睛的青年和一个身材修长的姑娘一直暗暗地怀着好感，同时他也有理由认为，他们对他也是友好的。

几年来，丹达拉特的共同生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一直用冷淡无情的面具掩饰着自己的感情。偶尔遇到学监和训导员的眼睛不注意他们的时候，秘密的朋友们便飞眼传情，有时还握一握手——仅此而已。他们三人都在心里保存着秘密的友情——这是给他们年轻的心灵带来温暖的唯一珍宝，有如死亡沙漠中奇迹般存活下来的一朵小花。

啊，假若训导员们洞察到他们的秘密呢？他们该如何残酷地践踏这朵小花呀！他们会用催眠术迫使他们坦白承认一切，来暗示扼杀这种美好的感情，而代之以冷淡和无情。

告别就在院子里的铁门旁。他们谁也不看谁的眼睛，走的人冷冰冰地说：“再见了，阿里埃尔！”

“再见了，再见了！”于是就各自走了，连手都没有握一握。

阿里埃尔低着头，朝学校走去，极力压制着悲伤的感情，尽量不去想离别的朋友——这秘密的思想和感情留给漫长的深夜去想吧。这些思想和感情即使在催眠术的作用之下，他也不会告诉任何人的！这是阿里埃尔最深层的秘密，连狡猾的恰拉卡和校长勃哈拉瓦也猜测不到。

然后就是上课：宗教史、通灵学、神智学。“香蕉”午餐、英语课、印度斯坦语课、孟加拉语课、马拉地语课、梵文课……简陋的晚饭。

“你们已经吃得很饱啦！”萨季亚暗示说。

晚饭之后是“练功”，阿里埃尔已通过了丹达拉特地狱的这可怕的一关，但是必须出席新生的“练功实践”。

一条狭窄阴暗的走廊，通向一个没有窗户的大房间，走廊里点着一盏油灯，废棉花做的灯捻冒着黑烟，微弱的灯光，摇摇曳曳；房间里也同样灯光昏暗。房间里放着一张粗重的桌子，地板上铺着几张草席。

阿里埃尔同一伙高年级学生站在屋角的石板地上，一动不动，一声

不吭。

听差带进一个十四岁的男孩。

“喝！”班主任递给他一个缸子。

男孩顺从地把一缸子辛辣呛鼻、带有苦味的液体灌进肚里，尽量保持面不改色。听差迅速脱掉男孩的衬衣，给他身上擦氨搽剂。男孩显得惊恐万状，忧心忡忡，然后就亢奋起来。他呼吸困难，喘气短促，眼珠上翻，手脚抽动，就像硬纸壳做的小人一样。

教师从地上端起灯光昏暗的油灯，问道：“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见耀眼的太阳。”男孩眯着眼回答。

所有的感觉都异常敏感。轻轻的低语，他听来就像打雷。他能听见捕蝇的蜘蛛在墙上跑动的声音，能听见房间里每个人的呼吸声、心跳声和阁楼上蝙蝠微微动作的声音……任何一个正常人所不能觉察的东西，他都能听见，看见，发现，感觉到。

有的人，这种状况往往以说胡话而告终，但是有的人却导致严重的歇斯底里发作；有些人，在激烈地发作之后，阿里埃尔再也没有看到他们：他们或者死了，或者疯了。

阿里埃尔体格非常强壮。他通过了全部考验，而保持了身体健康。

天空亮起最早的星星时，房间打开了。恰拉卡拉着一个神色惊恐皮肤黝黑的男孩走了进来。

“坐下！”他对男孩命令道。

男孩像架机器似的坐到地板上。阿里埃尔走到恰拉卡面前，鞠躬行礼。

“这是个新来的，叫沙拉特，今天你来管他，你對自己满意吗？”

“是的，父亲！”阿里埃尔回答。

“你有什么要忏悔的吗？”恰拉卡不信任地问道，“只有永远不知道满足的人，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恰拉卡探究似的看着阿里埃尔的眼睛，问道：“有没有想过去的事？”

“没有。”阿里埃尔坚定地回答。

这所学校禁止学生想进校前的生活；禁止回忆童年往事，想念父母，提出涉及他们过去和未来的问题。学生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未来是什么，要培养他们去做什么，几乎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过去。对那些往事记得特别清楚，记忆力特别强的学生，学校都用催眠术让他们忘记过去。

恰拉卡又一次探究地看了看阿里埃尔的眼睛，便出去了。

沙拉特仍旧姿势不变，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就像一尊小铜像。

阿里埃尔仔细听了听恰拉卡渐渐远去的脚步声，微微笑了——

这是一天来他第一次露出笑容。

丹达拉特学校的学生只有两条出路：大部分人是完全、绝对的丧失独立意识，最好的情况也是神经系统的完全衰弱。只有极少数人，那些生理和心理都极其坚强的人，才有另一条出路——那就是：极其精明的虚伪；极其狡猾的诡计多端；演员般出色的装腔作势。阿里埃尔属于后者，他假装作一种梦幻状态，甚至能够对抗催眠术。但是像他这样的人，为数很少，稍有差错，骗局就会被揭穿。班主任是学生的灵魂和肉体的主宰。

阿里埃尔快捷无声地走到沙拉特跟前，小声说：“他们会吓唬你，但是无论看见什么，你都不要害怕。全是故意……”

男孩脸上带着惊奇和不信任的神情看着阿里埃尔。学校里从没有人这样友好地对他说话。

“主要的是：你若不想挨打，就不要哭，不要喊叫！”

沙拉特不哭了。

蝙蝠在窗外无声无息地飞翔，偶尔飞进窗来。室内墙上，小壁虎在捕捉昆虫。男孩看迷了，心情平静下来。

阿里埃尔点燃油灯。红色的灯火昏昏暗暗地照着房间。从窗口进来的风吹得灯火摇摇晃晃，阿里埃尔的影子就好像在墙上跳舞。房间的各个墙角依然在黑暗之中。

男孩对面的墙角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沙拉特定睛看去，吓得全身冒冷气。墙缝里爬出一条黄色大蛇，脑袋又短又厚，脖子胀得鼓起来，肚子扁平，脖子上有像眼镜似的黑线画的浅亮花纹，眼镜蛇！

随第一条眼镜蛇之后，又爬出一条黑褐色的，它后面是一条全黑的，然后是一条灰色的，一条又一条。房间里爬满了蛇，把男孩团团围住。

“坐着，别动，别出声！”阿里埃尔像平常一样冷静地小声说，然后他自己也凝然不动了。

蛇爬得很近了。它们高高地挺起前半身，用力地把脖子伸宽，就像一个扁平的盾牌，它们直盯着男孩的眼睛，随时准备向他扑去。

阿里埃尔轻轻地用口哨吹起一支小曲，声音低得勉强能听见，曲调阴郁而单调——只有三个音调来回转换。

蛇听着音乐，凝然不动了，然后低下头，慢悠悠地爬回墙角，钻入地板上的小洞，不见了。

沙拉特仍旧一动不动地坐着，满脸都是一滴滴的冷汗珠。

“好样的！”阿里埃尔低声说。但是阿里埃尔的称赞却说错了：男孩之所以不喊不动，是因为他吓得不能动了。

一阵清风吹进房间，带来了一股茉莉花香。

天上乌云遮住了繁星。雷声隆隆，很快就哗哗地下起了热带地区特有的倾盆大雨。空气立刻就变得更清新了。电光闪闪，照亮对面楼房的墙壁，整个院子积满了雨水，变成一片汪洋，闪电中水里映出楼房的倒影。

男孩从麻木僵化中回过神来，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新的考验正在等着他。

把各个房间隔开的草席墙，突然一下子升上去了，沙拉特看到一个亮得耀眼的房间，地板上铺着雪白的漆布。房间正中站着一只大老虎。灯光直射它的眼睛，这只金色斑斓的大虫，眯起眼睛，不满地摇晃着脑袋。那富有弹性的尾巴打得地板啪啪直响。

但是老虎的眼睛渐渐习惯了耀眼的灯光。它眯着眼，注视着沙拉特，发出短促低沉的呜呜声。它前爪放低，全身用力，似乎马上要扑过来。

沙拉特抱住头，发疯似的大叫一声。

他感到好像有人轻轻地碰到他的肩膀。“咬人了！”男孩吓蒙了，想道。但是碰得很轻，不像老虎的爪子。

“你喊什么？”他听出是阿里埃尔的声音。“班主任为这要罚你的！快走！”阿里埃尔抓住沙拉特的手，几乎是强拉他站起来。

直到这时沙拉特才敢睁开眼睛。草席墙仍在原地。房间里昏昏暗暗。窗外仍哗哗地下着大雨，但雨声渐渐小了。远处仍不断传来沉闷的雷声。

沙拉特几乎什么也不想，摇摇晃晃地跟着阿里埃尔走去。

他们经过一条光线昏暗的长长的走廊，走进一道窄门。阿里埃尔让沙拉特走在前面，大声说道：“走！这里有楼梯，别摔倒！”又小声补充说，“小心点！无论你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喊叫，别怕。他们在吓唬你，是要你养成什么都不怕的习惯。”